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442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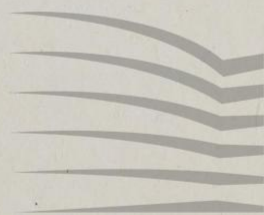
00443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

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

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

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蠢迪檢押 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

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作檢押押

旁開聖則

秘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

聖人譏君子

秘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

立言之

是非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

也

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

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

弼滿也彪

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弼普耕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

般之揮

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

必有稱也

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秘曰般輸之

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



證切稱者得事之宜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祕曰木性則

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或問航不漿衝不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

齋有諸樓航不挹漿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衝車不載齋

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曰斯械也君子不者不顧小節

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之道惟變所適航衝之器主一而用注謂

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或曰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

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

書侏也彈駁數家侏合於教○光曰宋吳本侏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侏侏括切

可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

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脫可矣至

于非軻伋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于

子思孟軻不異者也  
是荀卿之詭說也  
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

而異戶也  
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乖詭  
○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

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  
惟聖人為不異  
前聖後聖法制玄合大同仁義

終也  
祕曰純  
牛玄駢白駢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

君子全德  
色純曰駢  
○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

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

○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  
○光曰宋吳本牛玄駢白作玄牛駢白駢作粹今

從李本  
與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

世惠堂刊  
揚子卷九  
三一

七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

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

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秘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

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曰玩當作剗音完謂廉而不剗隊直類切隊

與墜同謂垂之如墜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

小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

而無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

大海

秘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它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

漢

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

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嶠

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

用而非順正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

不可以致遠

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

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

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

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淮南鮮取焉爾浮

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

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

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

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

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

世憲堂刊

七律生升 不抄二卷六

也儒乎

光曰聖道於是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

或出經或入經

○秘曰必也以儒為名乎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

文麗用

寡長卿也

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秘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

多愛不忍子長也

史記叙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

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

秘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蘧伯玉

為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咸曰非經謂之

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曰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

曰不果則不果矣

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祕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人以巫鼓不言一曰巫鼓之儔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便不學為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或問聖人之言炳義曰天復本乃作又並闕

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嘆之聲丹青初

則炳爻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而則渝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

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秘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

不可多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時應

變也



物如天之陰陽  
五行變化無窮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

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

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

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猶孟軻

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

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

世忠堂刊 易子卷七 六

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  
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光曰言天之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變化亦多也

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  
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答

異理或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相違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祕曰時有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可否礙也

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  
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

失其正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而忘己之好  
則通矣

若不足也小人好已之好我名而而忘人之好物物

而識彼不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秘曰與何等人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秘曰禮退而退秘曰

義退則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或曰進

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

進後名而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甚其憂回

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光

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

學不倦是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秘曰

以退為進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曰必

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

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祿

○秘曰輕於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

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

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膳胙則歌之而

行○秘曰進之退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之惟禮義所在

等貴賤何如

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

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祕曰人有

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

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光曰莊列之論如是

祕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

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

聖人為囂囂

祕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

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

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

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

然煩言耳。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秘曰：陰陽

極成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秘曰：知天地之變

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

旨若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

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不由我以明彼者。○秘

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而人以

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

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

咸曰言先自愛於人而人亦愛之

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

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

之自愛仁之至也

祕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

自敬禮之

至也

曰祕曰曲禮曰毋不敬

未有不愛敬而人愛敬之

者也

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已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

以自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

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

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

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

者有諸乎

秘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

曰吁吾聞伏羲

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城之北

秘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先曰文王

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

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

秘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

實者也先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

或曰聖人不師

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

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

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

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

死也

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

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或曰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

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

惟囂囂能使無為有

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為有非囂囂不

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為其實○光

曰無用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祕曰天

地之間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惶乎

不惶惶暇○咸曰忠臣蹇蹇於事君孝子汲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事乎○光曰惶音皇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也咸曰言顏回冉伯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生為壽聖以

不朽為壽顏冉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有德故不朽爾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

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為答。秘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

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有生于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冀得妄壽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

士憲堂刊 易子卷九 上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秘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

夫至人其猶先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諭諸人哉

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没且誠焉豈

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

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公譔孝至祕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

然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

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一言而該光

至德要道無所不該聖人不加焉聖人無以加之是至

德也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

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翼

三三

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豈能裕天地乎？**裕父母之裕不裕**

**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為子之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

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

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

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

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事父母自知**。○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

士憲堂刊 易子卷下 二

夫失所以孝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 曰祕

養之裕也 父母之年 孝子愛日 無須臾懈於心 ○祕曰

不可不知 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 孝子有祭乎有

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齋乎 祭嚴齋敬孝子之事 夫能存亡形屬荒

絕者惟齋乎 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 ○光曰言齋重於祭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 祕曰見其居處語笑所樂

所嗜謂思 是以祭不賓 夫齋者交神明之至

而見之 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 乎時也 ○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



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祕曰專乎所人  
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

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

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

○祕曰問今世湏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

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無是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

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曰與

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者

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咸曰子雲方論  
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  
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  
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  
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  
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爲孝一也夫  
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  
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  
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祕  
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爲父而  
舜爲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  
頑雖有如無。○光  
曰父子俱聖尤美  
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  
含食也菽  
豆也。○咸

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縕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光曰縕於盆切含菽非食縕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

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祕曰已欲孝斯孝矣已

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

處偽

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祕曰為之則真何以居偽

曰有人則作

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

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觀  
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

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不為

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

彰至力行近仁斯亦次矣為名之名其次也秘曰欲求善名而

行為次也光曰畏惡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言不

正道佐其君咸曰邵猶繼也或曰邵如之何言欲繼稷契臯

者皆非忠嘉陶者如之何而可如之何秘曰邵高也欲高之則

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

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

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為

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庫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庫下而不能自勉

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也○光曰庫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

入於狙詐矣堯舜之道皇兮祕曰夏殷周之道將

兮祕曰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祕曰延其美大之光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

世德堂刊 易子卷十 五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  
曰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螳

言精細也○光曰螳與蟻同

衣如華

服文彩也朱

輪駟馬

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字今從李本

金朱煌煌無已

泰乎

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

言當理也

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

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

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通

闕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

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曰勉

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秘曰非勉則不復其性。

或曰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

咸曰言古有力

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

曰百人矣

此力百人

便能

德諧頑嚚

諧和也。頑嚚舜父母。

讓萬國

以禪禹也。知情

天地

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光曰知

與智

形不測

光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

百人乎

見人

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秘曰知天地之

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禊

祕曰若順禊宜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也○光曰禊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

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

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祕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

也○光曰光謂能顯忠或曰聖人事異乎咸

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曰聖人德之為事祕曰德盛則無異異

亞之祕曰見異修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



修其德何異之也  
**見異而修德者末也**  
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

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  
○祕曰失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禳之事在末後  
**本末**

**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咸曰猶桀紂本末惑此之甚者必亡矣

不修其亡忽焉  
○光曰災異應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  
**天地之得斯**

**民也**  
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  
○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  
易曰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  
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

故曰得斯民  
**斯民之得一人也**  
得資生之業是故係

之一人也  
○咸曰言斯民之眾在得一人而治之也  
○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士德堂刊  
易子卷十  
二

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

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秘曰五行

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

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

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

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

道者在吾聞諸傳秘曰傳記謂論語老則戒

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

咸曰邵美也○

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

是孔子之徒歟

王莽

者雖聖人何以加焉

或問德有始而無

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歟有終而

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誰

曰寧先病而後

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祕曰德寧有

也終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

治之在道不亦小乎

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

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

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祕曰一人之得心矣

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

俊

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祕曰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

秀穎德行之

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祕曰秀

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君子動則擬諸事事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

則擬諸禮咸曰擬非作擬或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禮而後事○祕曰擬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

成於事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羣言之長德言也乃為羣言之長羣行之

宗德行也

咸曰謂由德而行乃為羣行之宗

或問泰和

咸曰問太

平和樂之道。光曰天下和平之至

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咸曰言觀書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

樂况生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

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為治。祕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

齊

桓之時温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

温亦亂也。咸曰齊

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言也。之民追歎舊亂。○  
 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習亂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久汚之俗，喜安少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也。之有德信能懷服遠。

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

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

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

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

呼韓邪後見漢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

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

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大也

廿九  
○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 武義璜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

四夷者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光曰璜音黃

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猾亂也蠢迪猶陵踐也王人王室之官

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

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麟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秘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螭虎桓桓。仁少

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鷹隼。○咸曰殲

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鷹隼。○咸曰殲

殲暴也。言彊霸之世未至也。○咸曰殲

專為兵詐暴而欲殘。未至也。○咸曰殲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秘曰非泰和之

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殲殲然

鷲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殲財干側

板二切。相相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

曰誼誼北夷。凶誼誼喧曉之貌。又音。被我純績

純績。績盡。○帶我金犀。犀金印。珍膳寧鋤寧

光曰績音會。帶我金犀。犀金印。珍膳寧鋤寧

錡其口也。咸曰：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太

言安然而饗珍膳

誦夷眾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績之衣

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常珍之膳以安然錡

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

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

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

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曰

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

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如言

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秘曰：高祖圍平

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興邊略實

為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

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曰為兵王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  
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  
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  
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  
龍堆以西

白龍堆也  
大漠以北鳥夷獸夷  
鳥夷獸夷者  
郡勞

王師漢家不為也  
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

之漢家不為也  
○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  
朱

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  
厓之絕捐之力也  
朱匡南海水中郡元帝

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  
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  
否則

介鱗易我衣裳  
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  
易我衣裳之民也  
○光曰朱

士德堂刊  
易二卷二  
三

厓島夷故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明道阜盛

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 致帝者之用光曰極成天地

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粢也晏也文粢

采晏和柔○祕曰粢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

然明盛晏然安和 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

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 天道勞功曰勤勞然後有成功或問

雄也 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一日猶日日也曰

功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 功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

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  
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

天為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  
於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

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且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

萬幾是其道勞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則過於阿衡。  
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士德堂刊 易子卷二 三一

世行子  
卷一  
三  
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  
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  
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  
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  
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  
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  
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  
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  
大矣○祕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  
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  
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  
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  
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  
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  
以伊周爲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

世莽專漢政日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  
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  
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  
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  
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  
也或曰揚子爲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  
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  
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  
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  
無所與聞柰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  
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  
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爲仕莽而不去曰知  
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爲太子師  
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  
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  
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  
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  
爲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及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平間  
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  
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  
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  
則必爲莽佐命不  
在劉甄之下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其庶矣乎

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



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  
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  
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殪如是天下思漢德  
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  
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  
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  
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覩民思漢德莽  
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  
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  
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  
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  
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辟靡

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

言君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

美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雍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秘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雍校學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十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23.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